

昭代叢書

增
124
10



昭代叢書

酉





曾
門
號 124
卷 10

南曲入聲客問題辭

往古之天下偏于西北故其為音有平上去而無入
後世之天下既有東南以補宇宙之全則亦必多入
聲之一部以補之而後天地之元音始無缺而不全
之憾獨是南方之人其于入聲也不能如平上去之
畫一愚謂欲調入聲必先定其為平聲何部之所隸
其無所隸者亦不妨聽其孤行而不必強讀之于平
上去之餘而平上去之無入聲者亦不必以不相協
之入聲強為之配而無如言人人殊迄無一定之部

名代叢書

南曲入聲客問題辭

求道

印館

位如役之爲音或讀爲於之入或讀爲衣之入如菊
之爲音或讀爲鳩之入或讀爲居之入如合之爲音
或讀爲黑或讀爲蒿之入或讀爲呵之入如綠之爲
音或讀爲羅之入或讀爲盧之入姑舉數字以例其
餘吾不知其將何音之從乃爲得其正也周德清以
入聲派入三聲爲北曲者自應奉爲繩尺今南方旣
有入聲而編南曲者必欲廢之何歟毛君稚黃以入
聲單押隨調之所宜而唱之雖曰自我作古然其論
則極正當而可行也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三十三

新安張潮山來輯

南曲入聲客問

錢塘毛先舒稚黃著

無錫朱襄贊皇校

客問子著南曲正韻凡入聲俱單押不雜平上去三
聲韻中是已然單押仍是作三聲唱之如畫眉序單
押入聲首句韻便應作平聲唱末句韻便應作去聲
唱絳都春序單押入聲者首句韻便應作上聲唱豈

昭代叢書 南曲入聲客問

非仍以入作平上去耶。則又何不仍隸入三聲中邪。余曰。此論極妙。然却又有說。北曲之以入隸于三聲也。音變腔不變。南曲之以入唱作三聲也。腔變音不變。何謂音變腔不變。如元人張天師劇。一枝花。老老實實。實字中原音韻作平聲。繩知切。是變音也。一枝花第五句。譜原應用平聲。而此處恰填平字。平聲字以平聲腔唱。是不須變腔也。東堂老。醉春風。倘來之物。物字中原作務。是變音也。醉春風末句。韻譜應去聲。而此處恰填去字。去聲字以去聲腔唱。是不須變

腔者也。若南曲畫看序。明珠記。金卮泛蒲綠。綠字直作綠音。不必如北之作慮。此不變音也。畫看序首句。韻應是平聲。歌者雖以入聲吐字。而仍須微以平聲作腔也。此變腔也。其尾聲云。可惜明朝又初六。六字竟作六音。不必如北之作溜。此不變音也。然畫看序尾聲末句。韻應是平聲。則歌者雖以入聲吐字。而仍須微以平聲作腔者也。此北之與南。雖鈞有入作三聲之法。而實殊者也。又北曲之以入隸三聲。派有定法。如某入聲字作平聲。某入作上。某入作去。一定而

不移。若南之以入唱作三聲也。無一定法。凡入聲字。俱可以作平。作上。作去。但隨譜耳。如用轂字。而此字譜當是平聲。則吐字唱轂。而作腔便可唱如窩。譜當上聲。則吐字唱轂。而作腔便可唱如窩之上聲。譜當去聲。則吐字唱轂。而作腔便可唱如窩之去聲。非如北曲轂字之定作古也。餘皆可推。此又與北曲殊者也。故混入三聲。則與北無別。且亦難于分派。如北曲法。竟廢却入聲。又四聲不完。所以別出單押之法。而隨譜變腔。爲定論也。又南曲系本填詞而來。詞家元

備有四聲。而平上去韻。可以通用。入聲韻則獨用。不測三聲。今南曲亦通三聲。而單押入聲。政與填詞家法。脗合。益明源流之有自也。已客曰。子之說韻。微哉。工已。抑何不更設一法。令歌者入作入唱。不變三聲。詎不善邪。曰。斯固事理之不得已者也。夫入之爲聲。詘然以止。一出口後。無復餘音。而歌必窮裊。而作長聲。勢必流入於三聲。而後始成腔。是固自然而然。不可遏也。今試口中念一入字。而稍遲其聲。則已非復入音矣。况歌者必爲曼聲也哉。

客問北曲既可派入聲入三聲。南曲何故又難派入聲入三聲。曰北之入作平上去也。方音也。北人口語無入聲。凡入聲皆作平上去呼之。卽如穀字。北人云呼爲古。北曲自應從北音。故中原音韻穀字當以入作上而音古。凡入聲皆然。此周挺齋氏之以入派歸於三聲。非任臆強造也。若南曲自應從南音。南人呼穀與穀谷等音同。元不呼古。凡入聲皆然。元未嘗作平上去呼也。則南曲安得強派之入三聲也。旣難強派。別無歸著。則自應更爲標部而單押矣。歌須雙聲。

人便難唱。則自應隨譜之三聲作腔矣。客詳斯理。夫復何疑。

客問南曲入聲旣可隨通三聲。則凡應用三聲者皆可用入聲邪。曰否。音有四聲。而大段尤重平仄上去。入皆仄聲。凡用入聲。在曲頭腹者。止可通于上去。二聲若平聲。則不可以入聲代之。若以入聲押韻尾者。方可以平上去隨叶耳。然亦須相牌名。不得浪施。亦仍須用入聲部單押。不可與三聲通押。如北曲法。幽閨記。胸中書富五車。山徑路幽僻。拜新月諸曲。皆入

與三聲通押。是施君美作南曲。亦沿襲北曲之法。他家如此者亦多。然皆非也。君美春風紫陌韻。引子過曲。俱單押入聲。此得之耳。且余謂南曲入可通三聲。亦謂作腔耳。若吐字亦自須分明。豈可竟溺唱邪。客曰。子著南曲正韻譜。以爲四聲咸備。今平上去皆有閉口音。而入聲獨無。何也。余曰。勢不可也。入之爲聲。訕然而止。凡曲出字之後。必須作腔。若入聲而又閉口。則竟無腔矣。故三聲可用閉口。而入聲無之也。卽據詩韻。緝合葉洽四部。爲閉口入聲。而與詞則已。

惟通他韻。不端于閉口中互通。與獨用。至元周德清皆隸入支思齊微歌戈家麻車遮諸韻。而不隸于侵尋監咸廉纖三韻者。亦此意耳。曰。南曲入聲。旣可以唱作平上去。而此三聲元有閉口。則唱入聲者。又何不可依三聲而收閉口歟。余曰。覈哉斯駁。然又有兩截三截之分焉。唱入聲不閉口。止是兩截。唱入聲閉口。便是三截。如質字入之不閉口者也。唱者以入聲吐字。仍須照譜以三聲作腔。已是兩截。兩截猶可也。若緝字是入之閉口者也。唱者以入聲吐字。而仍須

以三聲作腔。作腔後又要收歸閉口。便是三截。唇舌既已遠。難轉折。而亦甚不中於聽矣。則廢之誠是。而又符填詞與北曲之例。當何疑焉。客曰。三聲之唱也。有吐字。有作腔。有收韻。亦是三截。而唱入聲者獨兩截。且三聲既可三截唱。而乃謂唱入聲者三截。卽不便何也。曰。又覈哉。然凡入聲之唱也。無穿鼻展輔歛唇抵齶閉口。而止有直喉。直喉不收韻者也。都無收韻。故止兩截也。三聲有穿鼻諸條。是收韻也。收韻故三截也。有收韻而三截。所以曰便。無收韻而收韻。是

強爲之也。強爲之。故不便也。且三聲作腔。止就其本聲。故自然相屬。而不費力。入聲之作腔。必轉而之三聲。則費力。若更收韻。則益以不便。客曰。然子著韻學。通指唐人韻四聲表。何以但曰入聲無穿鼻抵齶韻。不曰無展輔歛唇閉口也。曰。詩與曲不同也。曰。然則柴氏古韻通。何以標十四緝爲獨用。而合葉洽祗自相通。無別通邪。曰。余固云。詩與曲不同。柴氏亦爲詩辭言之。而余爲曲言之。蓋聲音之道。古與今自不無間殊云。

歌席解紛偶記 附

酒客或作黃鶯兒首句云。纖手白于綿。卽席善歌者歌之。謂白字不入調。却難上口。歌者頗精音韻。而作者又自負曲學。兩人辯之不已。余適入坐。卽知其故。笑謂歌者曰。此字譜當用仄聲。而白是仄聲。字作者非誤。但君守中原音韻太專。而不知通變于南曲耳。蓋南曲唱入聲。與北曲異。北曲白字定作平聲。巴埋切。南曲白字不定作平。唱時但以入聲吐字。而作腔。則隨譜之平上去三聲。可爾。据譜黃鶯兒首句第三

字當用上聲。則白字當以入聲之白音吐字。而以上聲作腔。不應如北曲之唱作平聲也。今君泥北韻以唱南曲。故柄鑿耳。余語是也。又持南曲入聲客問共閱之。兩俱爽然云。

敢

入聲之不通于三聲也自古然矣如度之入爲忖度
之度告之入爲忠告之告厭之入爲鎮厭之厭準之
入爲隆準之準使從入聲逆而溯之于平聲寧不大
相徑庭乎今毛君之論隨其調之平仄爲平仄則亦
與余逆溯之說相合但入聲有孤行而無平上去者
吾未如之何也已然余于此竊亦有法焉于數說牌
名用之則並不須改唱三聲亦可安于入聲之本位
而無難也心齋張潮

而無難也心齋地際

谷用之頃並不除也即三耕衣何安于入德之本於
哥未收之何也自然余于九龍亦亦志于幾何報
與余並隨之爾昧合即入禁亦亦而無平土去林
林於平今手採之何爾其何之平不似平不似也
人為測學之學動與人推並而應之平不似學不大
之與古之入德也古之詩歌之入德也古之詩歌之
入德之不似于三德也自今德矣德之入德也古之

而菴詩話小引

徐子而菴所說唐詩凡三百五篇其與同學論詩即
宋元人所謂詩話是也余嘗取而讀之大抵與金子
聖歎所評唐才子詩相為表裏以分解為主以起承
轉合為法余雖不知解數然未嘗不知起承轉合也
以意逆之其所謂解當即古文家所為段落者是夫
段落之式首為起次為承者其前段也又次為轉末
為合者其後段也此不獨作詩為然凡種種文字莫
不皆然而于五七言律則獨有難焉者蓋字數既少

名代叢書 而菴詩話小引

而亦必遵其法。未免束縛拘攣。不能自主。寧若他文之可以長短多寡。任意為之者乎。譬之東方曼倩。長九尺三寸。其耳目口鼻手足肢體。不能加多。侏儒長三尺餘。其耳目口鼻手足肢體。亦復不能減少。使善丹青雕鏤者。作數尺之像。固無難。優為之。苟縮而為數分。則必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始能以無厚入有間。然不可謂數分之入。遂可而置手下。而足置于上也。然則律詩分解。誠尤難于古風也哉。心齋張勳

昭代叢書卷三十三

新安人張潮山來山輯

吳陵鄧漢儀人孝威校

而菴詩話

吳門徐增子能著

而菴曰。詩人自宋元來。而論詩者備矣。其去唐已遠。要皆得之揣摩。無有師承。規矩放失。至于今日。頽波莫挽。有志之士。為之慨然。夫三百篇十九首之旨。固無有能晰之者。其論

唐詩。輒曰雄曰渾。曰奇曰奧。曰新曰秀。曰高曰亮。總不出于才氣聲調之間。又極論對仗。照應重犯等。詩之道如是而已乎。議論愈繁。成就愈少。亦可以知其故矣。今之詩人。務求捷得。不從性情法律處下手。其所謂性情。非真性情。其所謂法律。非真法律。譬彼畫家。多蓄粉本。依樣葫蘆。以爲古人不是。過薄于自待。而并薄待古人耶。古人所作。皆由真才實學。其詩具在。斑斑可得而考也。識得古人便。

余可造得古人。余所說唐詩。諸體雖不能從萬。齊論花樓上出身。亦庶乎不滄殺于莖菜盃中矣。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脫化。今人而欲詣古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無由。夫碧海鯨魚。自別于蘭茗翡翠。此古人之體裁也。唐人應制之作。皆合于西方聖教。此古人之寄趣也。少陵詩人宗匠。從熟精文選理中來。此古人之脫化也。

夫作詩必須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雖然。卽有師承。亦須妙悟。蓋妙悟。師承不可偏舉者。也是故由。

師承得者。堂構宛然。由妙悟得者。性靈獨至。詩固非聊爾事也。騷人墨客。從而小之。則小菩薩丈夫。從而大之。則大故作詩。而無關於內聖。勿作也。作詩而無關於外王。亦勿作也。有唐三百年間詩人。若王摩詰之字字精微。杜子美之言言忠孝。此其選也。雖然。吾猶有憾焉。以摩詰天子不能統。杜陵宰相。杜陵宰相不能攝。摩詰天子豈妙悟師承。請有偏至。又豈內聖外王道難兼至歟。竊見今之詩家。俎豆杜陵者比比。而皈依摩詰者甚鮮。蓋杜陵

嚴子師承尚有尺寸可循。摩詰純乎妙悟。絕無迹象。可卽作詩者。能于師承妙悟上究心。則諸唐人

之域不難矣。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篇章字句。皆合聖教。今之有才者。輒宗太白。喜格律者。輒師子美。至于摩詰。而人鮮有窺其際者。以世

無學道人故也。合三人之所長而爲詩。庶幾其無愧于風雅之道矣。猶未也。學詩而止。學乎詩。則非詩。學三家之詩而止。讀三家之詩。則猶非詩也。詩乃人之所發之聲之一端耳。而遡其原本。何者不具足。故爲詩者。舉天地間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事。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乃大而至兩方。聖人之六經三藏。皆得會于胸中。而充然行之于筆下。因物賦形。遇題成韻。而各臻其境。各極其妙。如此。則詩之分量。盡人之才能。方備也。

詩本乎才。而尤貴乎全才。才全者。能總一切法。能運千鈞筆。故也。夫才有情。有氣。有思。有調。有力。有略。有量。有律。有致。有格。情者。才之醞釀。中有所屬。氣者。才之發越。外不能遏。思者。才之徑路。入于縹緲。調者。才之鼓吹。出以悠揚。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搖撼。略者。才之機權。運用由已。量者。才之容蓄。洩而不窮。律者。才之約束。守而不肆。致者。才之韻度。久而愈新。格者。才之老成。驟而難至。具此十者。才可云全乎。然又必須時以振之地。以基之。友以澤之。

學以足之夫披鮮挾藻春華裕如是時以振之也
雄視濶步門業清高是地以基之也辨體引義以
致千秋是友以澤之也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學
以足之也復得此四者而才始無弊可稱全才矣
詩須到家所謂到家者于古人詩中路路都有若止
得一路兩路則非到家試看衲子沿門持鉢募糧
不知歷過多少人家方滿得者个鉢子到得煮熟
時氣味件件相和至此田地纔爲到家也
夫詩自三百篇以至于唐體製不一要自風會變遷

之所致吾等生千百載後備觀前人所作不探其
志趣之所在而徒求于字句聲口之間無論其詩
不似卽極似矣總無當處此詩所以貴自得也
天地之氣日趨于薄詩人之習日就于容易便利于
是皆走活法而避死法所以去古愈遠李北海云
不讀唐以後書余謂欲學三百篇者不當讀春秋
以後詩學五言與樂府者不當讀魏晉以後詩學
近體者不當讀晚唐以後詩寒濫溢之門堅上進
之路端心致志面如灰鼻如冰十年廿年討其消

息庶幾可詣其境也。

讀唐人詩。須觀其如何用意。如何用筆。如何裝句。如何成章。如何起。如何結。如何開。如何闔。如何截。如何聯。自有得處。

夫五言與七言不同。律與絕句不同。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不知連斷。則不成句法。不知解數。則不成章法。總不出頓挫與起承轉合諸法耳。卽蓋代才子。不能出其範圍也。

詩乃清華之府。衆妙之門。非鄙穢人可得而學。洗去名利二字。則學可得其半矣。欲學詩。先學道。學道則性情正。性情正則原本得。而後加之以三百篇。漢魏六朝。三唐之學問。則與古人並世矣。

學唐詩。須先鍊筆。到得伸縮如意。自有好詩作出來。作詩如撫琴。必須心和氣平。指柔音澹。有雅人深致。爲上乘。若純尚氣魄。金戈鐵馬。乘斯下矣。學詩。須從板實起。後來可得嶙峋。若遽事流動。便是應酬活套法也。

今人詩要見好。所以工于字句之間。古人詩不要見好。所以妙于篇章之外。

論詩者。以為杜詩不成句者多。乃知子美之法失久矣。子美詩有句有讀。一句中有二三讀者。其不成句處。正是其極得意之處也。

作古詩。最忌拖曳。復忌痛快。拖曳則冗長。痛快則罄盡。

古詩貴質朴。質朴則情真。又貴緊嚴。緊嚴則格老。詩言志。古人善詩者。皆不喜以故事填塞。若填塞則

詞重而體不靈。氣不逸。必俗物也。本地風光用之不盡。或有故事。赴于筆下。即用之不見痕迹。方是作者。

歌行尤重頓挫。下句尤要警策。用意尤要整密。收縱得宜。調度合拍。譬如跳獅子。鑼也好。鼓也好。師子也。跳得好。三回九轉。周身本事。全副精神。俱顯出來。方是善作歌行者。

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

詩之等級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詩出學問見識。如碁力酒量。不可勉強也。今人好論唐詩。論得著者。幾個。譬如人立于山之中間。山頂上是一種境界。山脚下又是一種境界。此三種境界。各各不同。中間境界人。論上境界人之詩。或有影子。至若最下境界人。而論最上境界人之詩。直未夢見也。

作詩須思透出一路去。古人各自成家。不肯與人雷同。而今人耑事摹倣。所以唐無漢魏之蹟。而今人多漢魏之膚。以此惑一時。則可。而遂欲傳後世。耶。作詩須學變。每一年變幾次。于詩自然有得。

唐律多有失銜者。以重解數故也。今人不知何故。亦

失銜。

失銜句。讀去有從高墜下的氣勢。方妙。

唐人不肯作次韻詩。亦為解數故。

作古詩以解數為主。然須變換。不然以四句板板排下去。有何生趣。

詩須到十分。今人儘有妙到九分。獨有一分不到。此

一分不到則九分終不到也。一分者法是也。夫百丈之吳綾蜀錦。不知裁剪成服。而斜披橫纏于體。可乎。

昔之學詩者。病在冗濫。冗濫則禮樂不興。今之學詩者。病在橫厲。橫厲則干戈日起。關係世道人心。不小。

唐人有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一聯。人皆稱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余曰。此即王摩詰東家流水入西鄰意。夫鴉翻楓葉而動者。却是夕陽。

鷺立蘆花而明者。却是秋水。妙得禪家三昧。

作詩須被人罵過幾年。纔有進步。若追逐時好。以博一日之名。則朝華夕萎。不能久也。

或問余曰。詩如何作。方得新。余曰。君不見古人之詩乎。千餘年來。常在人目前。而不厭。今人詩。甫脫稿。便覺塵腐畢集。以百人學古。今人不學古。故欲新。必須學古。

作詩須先攻一體。逐體次第而進。體體得手。方是作者。

大抵詩貴人說。曹子建何等才調。當時無有出其右者。人或有商榷。應時改定。故稱繡虎。

作詩第一要心細氣靜。

余嘗得佳句喜極。及至詩成時。却收到不見好處。方

歇手。乃知古人爲了章法。塗抹佳句至多也。

詩到極則。不過是抒寫自己胸襟。若晉之陶元亮。唐

之王右丞。其人也。

嚴滄浪以禪論唐初盛中晚之詩。虞山錢先生駁之。

甚當。愚謂滄浪未爲無據。但以宗派硬爲分配。幾

作解事。滄浪病在不知禪。不在以禪論詩也。恐人

不解錢先生意。特下一轉語。

夫詩一字不可亂下。禪家著一擬議。不得。詩亦著一

擬議。不得。禪須作家。詩亦須作家。學人能以一棒

打盡。從來佛祖。方是个宗門大漢子。詩人能以一

筆掃盡。從來窠臼。方是个詩家大作者。可見作詩

除去參禪。更無別法也。

釋迦說法。妙在兩輪。故無死句。作詩有對。須要互旋。

方不死于句下也。

詩貴有轉手。非熟于法者不能。

詩貴自然。雲因行而生變。水因動而生文。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唐人能有之。

詩寫性靈。必先具清逸流麗之筆。然後煅煉。至于蒼老。唐惟子美有之。有極媚秀者。有極老成者。天才學力。略無欹頭似天平上兌出來者。

作詩乃自己之事。畢竟依人不得。到得能不依人之日。人來依我。我依人乎哉。

臨下筆時。須以千古一人自待。作出來。猶然落人牙

後。世間人見識不高者。勿與他一般樣。

作詩人人稱好。畢竟有一人說不好。此一人可畏也。人人說不好。獨有一人稱好。此一人可恃也。吾平生立願。只要遇見此一人。生前不可得待之。身後可也。身後卽不可得待之。千載後可也。古之詩。有至今日而始見其好者。有至今日而始見其不好者。此要以本領見識爲主。勿以一時毀譽爲定評也。

聖歎唐才子書。其論律分前解後解。截然不可假借。

聖歎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徹。便出一手。吾最服其膽識。但世間多見爲常。少見爲怪。便作無數議論。究其故。不過是極論起承轉合諸法耳。然當世已有鑒之者。余不敢復贅一辭也。

律分二解。二解合來。只算一解。一解止二十八字。前解如二十七個好朋友。赴一知己之招。意無不治。言無不盡。吹彈歌舞。飲酒又極盡量。賓主歡然。形骸都化。後解卽是前解。二十八個好朋友。酬酢依然。只是略改換筵席。顛轉主賓。前是一人請二十

七人。此是二十七人合請一人也。

余三十年論詩。祇識得一法字。近來方識得一脫字。詩蓋有法。離他不得。却又卽他不得。離則傷體。卽則傷氣。故作詩者。先從法入。後從法出。能以無法爲有法。斯之謂脫也。

夫作詩必須心開。顧心開。惟進乎道者有之。進乎道者。于其中之所有。無不盡。知盡見。夫旣力能爲之。便將此事放下。成木雞之德。然後臨作詩時。則我無不達之情。而詩亦無不合之法矣。昔昭文彈琴。

為絕調。而口不言琴。是蓋有得于閒之一字者。

吾嘗語作詩者。須要向題意上透出一層。見識到那

里。字句亦隨到那里。方有第一等詩作出來。

有佳句者。氣多不全。鍊句却是一病。然又不得不鍊。

有意無意。斯得之矣。

學問到底。不過一個實法。詩作到底。亦不過在幾個

字。求奇求異。總隔一層。古人詩。着實費力。却在不

費力上見好。往往然也。

詩無一定腔拍。只須爭落筆第一句起頭一二字。尤

要緊

好詩須在一刹那上攬取。遲則失之。

無事在身。并無事在心。水邊林下。悠然忘我。詩從此

境中流出。那得不佳。

今人論詩。輒云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此二語。悞人

不淺。吾觀古詩。無一字無着落。須細心探討。方不

墮入雲霧中。則將來詩道有興矣。

花開草長。鳥語蟲聲。皆天地間真詩。能於此等處會

意。則三百篇可學。何況唐人也。

學詩與學道無二。古人以道自樂。余觀詩至適意所
在。覺天下之樂。無有踰于此者。人生天地間。那可
一日離詩也。

解數及起承轉合。今人看得甚易。似爲不足學。若欲
精于此法。則累十年不能盡。宗家每道佛法無多
子。愚謂詩法雖多。而總歸于解數起承轉合。然則
詩法亦無多子也。學人當于此下手。儘力變化。至
于大成。不過是精于此耳。向來論詩。皆屬野狐。正
法眼藏。畢竟在此不在彼也。

解數起承轉合。何故而知其爲正法眼藏也。夫作詩
須從看詩起。吾以此法觀唐詩。及唐已前詩。無不
煥然照面。若合符節。故知其爲正法眼藏無疑也。

此等詩話... 鍾譚詩歸... 廊廟山林... 未免偏有所重... 偏有所重... 則必偏有所廢矣... 毋惑乎後人紛紛聚訟也... 今而菴說唐詩... 則不唯其文而唯其體... 又為選家關一蹊徑... 觀其詩話所云... 蓋胸中確有所見... 非徒為大言以欺世者... 讀者當自得之也... 心齋居士題

跋

明人選唐詩為世所通行者一曰李于鱗唐詩選一曰鍾譚詩歸二者廊廟山林未免偏有所重偏有所重則必偏有所廢矣毋惑乎後人紛紛聚訟也今而菴說唐詩則不唯其文而唯其體又為選家關一蹊徑觀其詩話所云蓋胸中確有所見非徒為大言以欺世者讀者當自得之也心齋居士題

有曰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其註孟子有曰辭者解使去已讓者推以與人分析清疏細入毫髮由此觀之則慎旃此帙寧不為紫陽之所喜乎大抵古人視大學小學為一即下學之中可得上達之理後世岐而為二其所志雖大而其所成往往不及古人則其故亦可思矣宋人于場屋中欲用堯舜事而不知其為一為二者詢于主司主司答曰如此疑事不用可也當時傳為笑端苟有賢父兄如慎旃亦安致詒譏千古乎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三十四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連文釋義

西泠王 言慎旃纂

平江蔡方炳九霞校

丁丑三月。兒子紹融自小學歸。偶屬對有連

稱二字似一名。或可獨用而仍有兩義者。蓋一字有一字之義。小子未能知也。因舉數端。遂難更僕。見請曰。盍類紀之。以資記誦。爰標

其槩並註釋文。其所未備。惟在學者推類求之。舉一可例百也。

釋天地

穹蒼

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

造化

造自無而之有。化自有而之無。

宇宙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日宙。

占步

步以測其常。占以測其變。

朦朧

月將入為朦。將出為朧。

虹蜺

雄曰虹。赤白色。雌曰蜺。青白色。明者為虹。暗者為蜺。

覆載

天曰覆。地曰載。

景晷

日光曰景。日影曰晷。

宵旰

夜曰宵。晝曰旰。

頽勝

暴風從上下曰頽。從下上曰勝。

霖霖

雨三日以上曰霖。久雨曰霖。

雷電

有聲曰雷。無聲曰電。

膏壤

膏曰天壤。曰地。

煦嫗

天以氣煦。地以形嫗。

亭毒

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

糞土

三尺以上曰糞。三尺以下曰土。

土壤

以萬物自生。則曰土。以人所耕樹藝。則曰壤。

縱橫

南北為縱。東西為橫。

京師

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

都邑

凡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邦國

小曰邦。大曰國。又周禮。大曰邦。小曰國。

壇場

封土為壇。除地為場。

名代 禮書 連文釋義

陳隈
陸曰隈
曰隈

釋名卷三十四

壇墠 築土曰壇除地曰墠

蹊徑 路曲而僻曰蹊路直而小曰徑

阡陌 田間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斥鹵 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池沼 圓曰池曲曰沼

墳墓 高曰墳平曰墓

塋墓 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

神祇 天曰神地曰祇

青祥 內妖曰青外妖曰祥

釋山水

掩映 左山為掩右山為映

險阻 山巘曰險水隔曰阻

潮汐 朝曰潮夕曰汐

波浪 水生紋曰波風吹水湧曰浪

谿谷 有水曰谿無水曰谷

原委 原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

釋城市

城郭 內曰城外曰郭

名代叢書 連文釋義

郭郭 城外小城曰郭城外曰郭

康衢 五達曰康四達曰衢

市井 邑居為市野廬為井 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

鄰里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街巷 直曰街曲曰巷

闕閤 市巷曰闕市巷門曰閤 闕者市墻也閤者市

鄉黨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釋宮室

寢廟 後曰寢前曰廟

倉廩 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閭寺 閭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

閭閻 門之左曰閭右曰閻 明其等曰閭積其功曰

室家 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門戶 外曰門內曰戶 又半門為戶

閨闈 特立小戶曰閨闈房之道曰闈

輪奐 輪以美其周圍奐以美其散朗

爽塏 爽明也塏燥也

居處 居者定居處者暫止

名代叢書 連文釋義

臺榭

園圃 種樹曰園。種菜曰圃。

園囿 有藩曰園。有墻曰囿。

廬舍 在野曰廬。市居曰舍。

庖廚 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

垣墉 墻低曰垣。高曰墉。

闔扇 用木曰闔。竹葦曰扇。又雙曰闔。單曰扇。

岸獄 鄉亭之繫曰岸。官府曰獄。

釋形體

清揚 目上曰清。看下曰揚。

矇矓 有眸子而不見。謂之矇。無眸子曰矓。

涕洟 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滂泗 目出曰滂。鼻出曰泗。

哭泣 有聲有淚曰哭。無聲有淚曰泣。

須髯 在頤曰須。在頰曰髯。

髭鬚 口上曰髭。在下曰鬚。

牙齒 上曰齒。下曰牙。

齠齾 男子生而八月齒生。八歲換齒曰齠。女子生而

咽喉 通食在咽。通氣在喉。

吹噓 出氣急曰吹。緩曰噓。

罄歎 小聲曰罄。大聲曰歎。

言語 自言曰言。答述曰語。又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罵詈 正斥曰罵。旁及曰詈。

揮擺 搖手曰揮。反手曰擺。

導引 導氣令其和。引體令其柔。

欠伸 意闌則欠。體疲則伸。

膏肓 心上為膏。心下為肓。

窈窕 善心曰窈。善容曰窕。

婉婉 音晚。婉謂言語。婉謂容貌。所以教女子也。

彳亍 左步為彳。右步為亍。合則為行。

跬步 一舉足曰跬。跬三尺。兩舉足曰步。步六尺。

步趨 堂上謂之步。門外謂之趨。

趨走 疾行曰趨。疾趨曰走。

充訕 充者驕氣盈。訕者吝氣歉。

齷齪 齷短也。齪弱也。短力弱材。不能動作。

膏絜 骨間曰膏。肉間曰絜。

髌齒 骨枯曰髌。肉腐曰齒。

魍魎 神不明謂之魍。精不明謂之魎。

釋人道

姓氏 因生賜姓。姓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別其子孫之所自分。別而稱之曰氏。合而言之曰族。

本支 本本宗也。支支子也。

名諱 生日名。死曰諱。

睿聖 目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日。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

聞望 名聞于人曰聞。為人所仰曰望。

婚姻 婿曰婚。妻曰姻。婿以昏時而來。女則因之而嫁。又妻之父曰婚。言婿親迎用昏。又恒以昏夜成。

禮也。婿之父曰媾。媾因也。文往因謀也。

婚媾 妻父曰婚。重婚曰媾。

姻亞 婿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

侶穆 父為侶。南面子為穆。北面俗作昭。

嬰孩 女曰嬰。男曰孩。

嬰兒 男曰兒。女曰嬰。

荃宰 荃君也。宰臣也。

輔弼 相道為輔。矯過為弼。比我而相謂之輔。拂我而相謂之弼。又遠君為輔。近君為弼。

摯介 主有摯。客有介。

寮案 同官為寮。同地為案。

令長 漢法。縣萬戶以上為令。以下為長。

朋友 同門為朋。同志為友。

職役 官曰職。吏曰役。

師旅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參伍 三人相雜謂之參。五人相雜謂之伍。

隊伍 聚眾為隊。五人為伍。

媒妁 男曰媒。女曰妁。

巫覡 在女曰巫。在男曰覡。

巫蠱 女能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惑人曰蠱。

臧獲 奴謂之臧。婢謂之獲。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臧者。犯罪沒官為奴。獲者。在逃被獲為婢。

奴婢 男曰奴。女曰婢。

奸宄 亂在外曰奸。在內曰宄。

宄盜 內曰宄。外曰盜。

寇賊 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

虜獲 生得曰虜。斬首曰獲。

釋人事

政事 世務大曰政。小曰事。又紀綱法度曰政。動作云為曰事。 教令 出于上曰教。行于下曰令。

綱紀 凡綱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又總之為綱。周之為紀。

朝覲 春見曰朝。秋見曰覲。

會同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衆類曰同。

禘祫 大合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祫。

蒸嘗 秋祭曰嘗。冬祭曰蒸。

祝嘏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

享宴 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

警蹕 警蹕人言蹕。

殿最 上曰最。下曰殿。

徵辟 有詔召之曰徵。郡國舉擢曰辟。

功勳 國功曰功。謂保全國業。王功曰勳。謂輔成王業。

韜略 六韜太公兵法。三略黃石公兵法。

文采 采為文之實。文為采之華。

章句 意斷處曰章。言斷處曰句。

句讀 凡經書成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咏謂之讀。

反切 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兩字相摩以成聲韻謂之切。

名代叢書 連文釋義

錯綜 錯要其文綜理其義

題跋 在前曰題在後曰跋

欵識 古器上陰字凹入者曰欵陽字凸出者曰識

歌曲 南人曰歌北人曰曲

歌謠 合曲曰歌徒歌曰謠

賓白 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曰白

卷帙 可舒卷者曰卷編次者曰帙

委積 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少曰委多曰積

質劑 大市以質有知見也小市以劑有契券也

侵伐 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 又苞人民戮

要害 于我為要于敵為害

烽燧 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火災 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獄訟 爭罪曰獄爭財曰訟

箠楚 杖曰箠荆曰楚

桎梏 手械曰桎足械曰梏

炮烙 置肉于火曰炮以火灼肉曰烙

傳驛 車駕謂之傳馬乘謂之驛

置郵

馬邁曰置步邁曰郵

馳驅

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馳騫

直馳曰馳亂馳曰騫

磬控

騁馬曰磬止馬曰控

羈勒

羈以絡馬勒以控馬

縱送

發矢曰縱從禽曰送

審固

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

跋涉

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游泳

浮水曰游潛行曰泳

洄游

逆流而上曰洄順流而下曰游

稼穡

種之曰稼歛之曰穡

隕穫

隕者如有墜失穫者如有割刈

芟柞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

樵蘇

采薪曰樵采草曰蘇

種陸

先種後熟曰陸後種先熟曰陸

饗飧

朝食曰饗夕食曰飧

饘粥

厚者為饘薄者為粥

燔炙

蒸之曰燔近火曰炙

招代叢書

連文釋義

洗腆 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

健羨 大道之要去健羨。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

諮諏 推問曰諮。謀議曰諏。

盟詛 大事曰盟。小事曰詛。

乾沒 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蘊崇 積之低為蘊。堆之高為崇。

引翼 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推挽 前則推之。後則挽之。

齋送 行者齋。居者送。

將迎 將送也。迎接也。

離別 近日離。遠日別。

嫉妒 害賢曰嫉。害色曰妒。

貪婪 愛財曰貪。愛食曰婪。

饕餮 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孤負 李陵傳。陵雖孤恩。漢亦負義。

蹠弛 蹠者。蹠落無檢局。弛者。弛廢不遵禮度也。

禱祠 求福曰禱。求得曰祠。

名代 禮書 連文釋義

卜筮 龜為卜。著為筮。

弔唁 弔死曰弔。弔生日唁。

窀穸 長埋謂之窀。長夜謂之穸。

釋器用

器皿 器以盛物。皿以覆器。

規矩 規所以為員。矩所以為方。

欒括 揉曲者曰欒。正方者曰括。

咫尺 八寸曰咫。十寸曰尺。

尋常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

俎豆 俎所以載牲體。豆所以盛肉羞。

籩豆 以竹曰籩。以木曰豆。皆粢也。

筵席 重曰筵。單曰席。

簠簋 內圓外方曰簠。內方外圓曰簋。簠盛黍稷。簋盛稻粱。

律呂 律屬陽。呂屬陰。

聲響 實而精者曰聲。朴而浮者曰響。

琵琶 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

篨簣 懸鐘磬者橫木曰篨。立木曰簣。

舳舻 船後把舵處曰舳。船前刺棹處曰舻。又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舻。

禮記釋義

篋 木曰篋。竹曰篋。

輜重 輜載衣車。重載物車。

軒輕 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

和鸞 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鈴也。

珠璣 圓者為珠。不圓者為璣。

圭璧 方曰圭。圓曰璧。

貨賄 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泉布 錢行之曰布。藏之曰泉。

耒耜 斲木為耒。揉木為耜。

杆柚 杆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

經緯 凡織。縱曰經。橫曰緯。又南北為經。東西為緯。

衣裳 上曰衣。下曰裳。

黼黻 白與黑相次。畫為斧形曰黼。青與白相背。畫為

錦繡 織曰錦。刺曰繡。

綿絮 精曰綿。粗曰絮。

絺綌 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

帷幕 在右曰帷。在上曰幕。

幘幘 在左曰幘。在上曰幘。

囊橐 有底曰囊。無底曰橐。

履舄 單底為履。重底為舄。

扉屨 草曰扉。麻曰屨。

正鵠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

橐鞬 鞬弓衣。橐箭器。

斧鉞 戚為斧。楊為鉞。斧小於鉞。鉞大於斧。

碑碣 方者為碑。圓者為碣。又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曰碑。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曰碣。又碑碣之制。五品以上碑。七品以下碣。隱淪道素孝義者亦用碣。

楨榦 築牆版也。兩頭曰楨。兩角曰榦。

剗劂 剗曲刀。劂刀鑿。

砥礪 砥細磨石為柔石。礪粗磨石為卓石。

筐篚 方曰筐。圓曰篚。

徽纆 皆索名。三股曰徽。兩股曰纆。

繩索 小曰繩。大曰索。

柩槨 空棺謂之槨。盛屍謂之柩。

釋草木

天喬 草曰天。木曰喬。

榮華 草曰榮。木曰華。

昭代 釋義

搖落 草曰搖木曰落

零落 草曰零木曰落

灌莽 木族生曰灌草深平曰莽

芻蕘 刈草曰芻采薪曰蕘

樵蘇 采薪曰樵采草曰蘇

根株 木根入土曰根土上曰株

節目 節則木理之剛目則木理之精

條枚 枝曰條幹曰枚

饑饉 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

茶茗 早取為茶晚取為茗

模楷 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冢上其餘枝疎而不屈以質得其直也

楊柳 楊葉短柳葉長揚起者為楊下垂者為柳

檳榔 尖長而有紫文者為檳圓而矮者為榔

菡萏 蓮花合時曰菡開時曰萏

茶蓼 茶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

菱芰 兩角者菱四角者芰

蘋藻 沉者曰蘋浮者曰藻

秦松

英雄 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羣者為雄。又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

釋禽獸

鳳凰 雄曰鳳。雌曰凰。

鴛鴦 雄曰鴛。雌曰鴦。

鴻雁 大曰鴻。小曰雁。

烏鴉 純黑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及哺者謂之鴉。

頡頏 飛上曰頡。飛下曰頏。

栖宿 陸鳥曰栖。水鳥曰宿。

窠巢 鳥在穴曰窠。在木曰巢。

麒麟 牡曰麒。牝曰麟。

猿猴 猿之德。靜以緩。猴之德。躁以囂。

羊羔 大曰羊。小曰羔。

狼狽 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矣。狼無狽不立。狽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退不得矣。

梟獍 梟食母。獍食父。

芻豢 草食曰芻。牛羊之屬。穀食曰豢。犬豕之屬。

脂膏 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又疑者為脂。釋者為膏。

餼牽 牲腥曰餼。生日牽。

鯨鯢 大魚也雄曰鯨雌曰鯢。

蟲豸 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跋

右連文釋義為西泠王慎旃所輯余謂止宜就舉業家所宜用者釋之餘不必及也夫童子初就外傳即教之數與方名蓋年方幼穉精神專壹易于記誦苟及其長而後學之難矣以是知慎旃此帙誠家塾中所不可少者也心齋張潮

則不問少青也心被則斷

以其是而對學之政矣以其賦則賦九地始於遠中
亦之幾與之各蓋平次以將辭事壹是千言論
亦謂空用香露之舒不必又出夫道千亦始於外
亦與文釋美以四命王與賦視神余隔土空難堪業

製曲枝語小引

文辭之最先者莫如詩其最後者莫如曲必義之世
僅有六十四卦名而已無實為文辭也虞帝君臣賡
歌慶拜于是乎詩言志歌言志遂開萬世吟詠之祖
自是而後諸體以次咸備宋王安石復創為經義帖
括之文亦可云日趨日下矣降至元人忽增填詞一
種名之曰曲其體愈卑其事愈難苟非當行鮮有能
道隻字者近代唯李笠翁淡得此中三昧而尤妙于
串頭世務人情描寫畢肖良由其胸中原無所感無

難婉轉曲折以求合于時。夫是以雅俗共賞。案頭場上無不可觀也。黃九烟先生著人天樂填詞極道製曲之苦。枝語十條。雖亦可盡其大概。然而未之備也。夫以黃先生之才。雖極棘手。題皆能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遊刃有餘。獨至于曲。則戛戛乎難言之。洵乎文字之難。無有過于此者。唯其至難。是以元人以降。世遂不能復于曲。之後更增一體。以為文章。則曲也者。固文家之後殿。苟非詞壇老將。亦烏能勝任而愉快乎哉。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卷三十四

新安張天石山來輯

錫山顧彩天石校

製曲枝語

鍾山黃周星九烟著

詩降而詞。詞降而曲。名為愈趨愈下。實則愈趨愈難。何也。詩律寬而詞律嚴。若曲則倍嚴矣。按格填詞。通身束縛。蓋無一字不由。一語不由。扭捏而能成者。故愚謂曲之難有三。叶律也。合調也。

也。字句天然三也。嘗爲之語曰：三及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詞壇之推服魁奇者，必曰神童才子。夫神童之奇，奇在出口成章；才子之奇，奇在立掃千言也。然僅可施之于詩文耳。設或命之製曲，出口可以成章乎。千言可以立掃乎。故才子者，至此無所騁其才；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學。此所謂最下之文字，實最上之工力也。以此思難，難可知矣。

愚謂曲有三難，亦有三易。三易者，可用襯字、襯語、一

也。一折之中韻可重押，二也。方言俚語皆可驅使。三也是三者皆詩文所無，而曲所有也。然亦顧其用之何如。未可草草。卽如賓白，何嘗不易，亦須順理成章，方可動聽。豈皆市井游談乎。

余最恨今之製曲者，每折之中一調或雜數調，一韻或雜數韻，不問而陋劣可知。卽東嘉琵琶正自不免。至于次曲換頭，無端增減數字，亦復何奇。余于此類皆一槩禁絕之。

余尤恨今之割湊曲名，以求新異者，或割二爲一，或

奏三爲一。如朱奴插芙蓉。梁溪劉大娘之類。夫曲名雖不等于聖經賢傳。然既已相沿數百年。卽遵之可矣。所貴乎才人者。于規矩準繩之中。未始不可見長。何必以跳越穿鑿爲奇乎。且曲之優劣。豈係于曲名之新舊乎。故余于此類。皆淡惡而痛絕之。至于二犯三犯六犯七犯諸調。雖從來有之。亦皆不取。

有一老友語余云。製曲之難。無才學者不能爲。然才學却又用不着。旨哉斯言。余見新舊傳奇中。多有填砌彙書。堆垛典故。及琢鍊四六句。以示博麗精工者。望之如餽飮牲筵。觸目可憎。夫文各有體。曲雖小技。亦復有曲之體。若典彙四六。原自各成一家。何必活剝生吞。強施之于曲乎。若此者。余甚不取。

愚嘗謂曲之體無他。不過八字盡之。曰少。引聖經。多興發。天然而已。製曲之訣無他。不過四字盡之。曰雅。俗。其賞而已。論曲之妙無他。不過三字盡之。曰能感人而已。感人者喜則欲歌。欲舞。悲則欲泣。欲訴。

怒則欲殺欲割。生趣勃勃。生氣凜凜之謂也。噫。興觀羣怨。盡在于斯。豈獨詞曲爲然耶。製曲之訣。雖盡于雅俗共賞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云詩有別趣。曲爲詩之流派。且被之絃歌。自當專以趣勝。今人遇情境之可喜者。輒曰有趣。有趣則一切語言文字。未有無趣而可以感人者。趣非獨于詩酒花月中見之。凡屬有情如聖賢豪傑之人。無非趣人。忠孝廉節之事。無非趣事。知此者可與論曲。

曲至元人尚矣。若近代傳奇。余惟取湯臨川四夢。而四夢之中。邯鄲第一。南柯次之。牡丹亭又次之。若紫釵。不過與曇華玉合相伯仲。要非臨川得意之筆也。近日如李笠翁十種。情文俱妙。允稱當行。此外儘有才調可觀。而全不依韻。將真文庚青侵尋。一槩混押者。無異彈唱盲詞。殊爲可惜。愚見如此。附識以質周郎。

余自就傅時。卽喜拈弄筆墨。大氏皆詩詞古文耳。忽忽至六旬。始思作傳奇。然頗厭其拘苦。屢作屢輟。

如是者又數年。今始毅然成人天樂一種。蓋由生
 得熟。駸駸乎漸入佳境。乃淡悔從事之晚。將來尚
 欲續成數種。因思六十年前。安得有此。王法護曰。
 人固不可以無年。每誦斯言。為之三歎。

跋

製曲之難。枝語中已詳之矣。于難之中。求其易之之
 法。則有二焉。一在善歌。善歌則不必對譜。其聲調之
 高下抑揚。可以調之于口吻之際。一在採用詩餘。詩
 餘中頗多有與曲調平仄相同之句。浣紗諸劇亦復
 如是。余戊辰歲初學填詞。悟而得之。惜其時九烟先
 生已歿。不能就正。其可否也。心齋居士題。

中不能自闢一境。獨至于畫。往往出人意表。如吾鄉之吳塞翁。豫章之八大山人。遼東之指頭生。粵西之瞎尊者。龍眠之方芋僧。吳江之顧爾立。皆能別出心裁。不屑寄人籬下者。今又得石村。益為不孤矣。大抵種種玩好。皆一時風尚。使然。良由海宇昇平。京師諸大老。以翰墨相娛樂。即天潢貴胄。援筆點染。莫不妙絕。余亦曾藏弄數幅。不啻希世之寶。今石村之畫。已名重一時。吾知自是而後。必且與訣俱化。將此帙又為石村之糟粕也。已心齋張潮題。

取什叢書乙集卷三十五

掛石人皆論之。新安張亦潮。山來貫輯。

畫訣

畫曲阜孔衍拭石村著

余介吳江顧卓爾立校其論。博長飲。精於外。其

古今畫家。用水染渲。不易之法也。渴筆滃染。古人未闢此境。余幼師石田。一樹一石。必究其用意處。久之似稍有所得。因靜心自思。筆筆石田。終在古人範圍。乃窮夜日之思。忽結

別想偶以渴筆滃染似覺別有意趣脫却俗態久乃益精幸不為鑒賞家所鄙實由苦心未忍自泯因書畫訣藏篋中俟同心云

立意

余作畫每取古人佳句借其觸動易於落想然後層層畫去

取神

樹石人皆能之筆致縹緲全在雲烟乃聯貫樹石合為一處者畫之精神在焉山水樹石實筆也雲烟虛

筆也以虛運實實者亦虛通幅皆有靈氣

運筆

畫用軟毫取其活動作勢筆態便俗余止取湖穎運筆一如寫字用中鋒也

造景

每見畫家先用炭畫取可改救然已先自拘滯如何筆力有雄壯之氣余不論大小幅以情造景頃刻可成

位置

名代叢書 畫訣

又怪畫用成稿。離稿不能自裁。故畫全無生氣。惟素已理明。某宜樹石。宜高山。宜平坡。宜亭臺。宜舟楫。胸有定見。自然位置妥當。任意揮寫。有何滯礙。奚必拘用成稿。

避俗

畫中人物房廊舟楫類。易流匠氣。獨出己意寫之。匠氣自除。有傳授必俗。無傳授乃雅。

點綴

畫忌淺露。石顛樹隙之間。屋宇亭臺之上。宜用點葉

補綴。或樹杪樹旁。亦用淡葉擁護。其難收結處。雲烟斷之。殊有蒼茫之氣。亦淡藏莫測。

渴染

墨少着水重磨。用禿湖穎。不着水。卽醮焦墨。先用別紙試微潤。輕拂畫上。筆筆勾起。可染二三次。惟無筆痕。爲妙。頗有秀色。凡點葉樹。俱用渴筆。實染。雙勾葉白。着不染。房舍有瓦草處。染無瓦草處。空白。室內人物器具。俱空白。週圍俱用渴筆。剔清。每一石止渴染。皴處。石頂空白。石根宜重染。大山平坡。皆然。遠山先

用炭為輪郭。外用渴染。漸與天氣相接。遠山空白。山根用渴染。坡水溪江。俱用平直筆。密細畫去。有聚有散。皆用渴染。樹石房屋橋梁舟楫。凡外空處。皆用渴染托出。雲烟斷續。須輕染。漸漸不見。乃妙。非有定體。惟畫者自裁。有墨畫處。此實筆也。無墨畫處。以雲氣襯。此虛中之實也。樹石房廊等。皆有白處。又實中之虛也。實者。虛之虛者。實之。滿幅皆筆跡。到處却又不見筆痕。但覺一片靈氣浮動於上。

款識

畫上題款。各有定位。非可冒。蓋補畫之空處也。如左有高山。右邊空虛。款即在右。右邊亦然。不可侵畫位。字行須有法。字體勿苟簡。

圖章

用圖章。寧小勿大。大即不雅。或書詩章。亦不必用引首。

昔人畫論山水賦諸規式。其法已備。凡此數則。乃讀書作文之暇。不煩別有所需。即以作文之筆。作文之理。作畫工拙。非所計。只取自怡悅耳。不堪持

嚴亦河其池其與余同也心微淵
其間一其難於本眼今存林技以各人書
余向只書宋誠任重各人評本嘗笑其心而不外天

書法約言小引

事有為之甚易而工之甚難者。書法是也。吾人自初
就外傳時。即舉筆學作字。及其長也。由楷而行。由行
而草。舉天下之人。無一不出於此。宜其事為最易。然
而千萬人之中。始有一二人焉。以能書名天下。其故
何也。豈工書者之點畫。獨異于童蒙所書之點畫耶。
僕生平不善作字。揆厥所由。大率手不從心。心欲其
秀。而手不能秀。唯覺其笨耳。心欲其勁。而手不能勁。
唯覺其軟耳。僕未嘗不自恨其手腕之弱。乃以觀于

世之魁梧奇偉者流亦復不能工書以是知斯事必由天生非人力所可至者已鹽城射陵宋君以能書名當世所著書法約言雖以余之不敏讀之猶知其妙矧其在當行家乎射陵曾語余少年時體弱善病有異人授以房中術自後康彊健飯神采倍增非尋常所可及然則射陵之于書法或亦以異術行之採古帖之精神以歸于我之腕內淪肌浹髓貫注流通不知我之為古人與古人之為我得于心而應于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乎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三十五

新安 張 潮 山來 輯

同里 查士標 二瞻 校

書法約言

鹽城宋曹射陵著

總論

學書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轉腕手能轉筆大要執筆欲緊運筆欲活手不主運而以腕運腕雖主運而以心運右軍曰意在筆先此法言也古人下筆有由從

不虛發令人好溺偏固任筆為體恣意揮運以少知而自炫新奇以意足而不顧顛錯究於古人妙境茫無體認又安望其升晉魏之堂乎凡運筆有起止一字俱有起止有緩急緩以會心急以取勢有映帶映帶以連脈絡有回環即無往不收凡轉看過渡用輕有輕重凡畫捺蹲駐用重有轉折如用鋒向內而外方須有轉折之妙方不板實有虛實如指而掌用虛如肘用實而腕用虛如小書用實有偏正用偶實處而大書則用虛更大則週身皆用虛有藏鋒藏鋒以包其氣露鋒以縱其神藏鋒高於出鋒亦不得以有露鋒藏鋒以包其氣露鋒以縱其神藏鋒高於出鋒亦不得以其氣露鋒以縱其神藏鋒高於出鋒亦不得以

筆時亦可空手作握筆法書空演習久之自熟雖行臥皆可以為意為之自此用力到沉着痛快處方能取古人之神若一味彷彿摹古法又覺刻劃太甚必須脫去摹擬蹊徑自出機軸漸老漸熟乃造平淡遂使古法優游筆端然後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奏而相忘神之所托也今人患在空竭心力總不能離本來面目以言乎神烏可得乎古有云書法之要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謂離者務須倍加功力自然妙生既脫于腕仍養于心方無右軍習氣筆筆摹擬不能脫化

即謂右軍習氣

魯公所謂趣長筆短常使意勢有餘字外之

奇言不能盡故學子敬者畫虎也學元常者畫龍也

余謂學右軍者固無畫之跡亦無畫之名矣

計甫草曰讀此論如聞龜年說天寶遺事令人感發起舞

又

初作字不必多費楮墨取古楊善本細觀而熟觀之
既復背帖而索之學而思思而學心中若有成局然
後舉筆而追之似乎了了於心不能了了於手再學
再思再思再按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自此縱書

以擴其量總在執筆有法運筆得宜真書握法近筆
頭一寸行書寬縱執宜稍遠可離二寸草書流逸執
宜更遠可離三寸筆在指端掌虛容那要知把握亦
無定法熟則巧生又須拙多於巧而後真巧生焉但
忌實掌掌實則不能轉動自由務求筆力從腕中來
筆頭令剛勁手腕令輕便點畫波掠騰躍頓挫無往
不宐若掌實不得自由乃成稜角縱佳亦是露鋒筆
機死矣腕鬆則鋒正正則四面鋒全常想筆鋒在畫
中則左右逢源靜燥俱稱學字既成猶養于心令無

俗氣而藏鋒漸熟。藏鋒之法全在握筆勿深。深者掌實之謂也。譬之足踏馬銜。淺則易於出入。執筆亦如之。楷法如快馬斫陣。不可令滯行如坐臥。行立各極其致。草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來不可止。去不可遏。先作者爲主。後作者爲賓。必須賓主相顧。起伏相承。疏取風神。密取蒼老。真以轉而後適。草以折而後勁。用骨爲體。以主其內。而法取乎嚴肅。用肉爲用。以彰其外。而法取乎輕健。使骨肉停勻。血脉貫通。疏處平處用滿。密處險處用提。滿取肥。提取瘦。太瘦則形枯。

太肥則質濁。筋骨不立。脂肉何附。形質不健。神采何來。肉多而骨微者。謂之墨猪。骨多而肉微者。謂之枯藤。書必先生而後熟。既熟而後生。先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後生者。不落蹊徑。變化無端。然筆意貴淡。不貴艷。貴暢。不貴緊。貴涵泳。不貴顯露。貴自然。不貴作意。蓋形圓則潤。勢疾則澀。不宜太緊而取勁。不宜太險而取峻。遲則生妍。而姿態毋媚。速則生骨。而筋絡勿牽。能速而速。故以取神。應遲不遲。反覺失勢。無論藏鋒出鋒。都要章法安好。不可虧其點畫。而使氣。

勢支離。夫欲書先須凝神靜思。懷抱蕭散。陶性寫情。預想字形。偃仰平直。然後書之。若迫于事。拘于時。屈于勢。雖鍾王不能佳也。凡書成。宜自觀其體勢。果能出入古法。再加體會。自然妙生。但拘於小節。畏懼生疑。迷於筆先。惑於腕下。不成書矣。今人作書。如新婦梳粧。極意點綴。終無烈婦態也。何今之不逮古歟。

曹秋岳曰。是論如爛熳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可稱書家三昧。

魏叔子曰。射老論書法。真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

答客問書法

客謂射陵子曰。作書之法。有所謂執。可得聞乎。射陵子曰。非深淺得宜。長短咸適之謂乎。曰。其次謂使。可得聞乎。曰。非縱橫不亂。牽掣不拘之謂乎。曰。次謂轉。可得聞乎。曰。非鈎環不乖。盤紆相屬之謂乎。曰。次謂用。可得聞乎。曰。非一點分向背。一畫辨起伏之謂乎。曰。又有淹留勁疾之法。可得聞乎。曰。非能速不速。是謂淹留。能留不留。方能勁疾之謂乎。曰。不可使狀如算子。大小齊平一等。可得聞乎。曰。非分布不可排偶。體勢不可倒置。各盡其字之真態之謂乎。曰。又有體

用兼收。脫化無我。可得聞乎。曰。非要領了然。意先筆後。導之如注。頓之若山。電激龍飛之勢。雲崩獸駭之奇。無所不至之謂乎。曰。又有蹇鈍滑突之弊。可得聞乎。曰。非以狐疑而故作淹留。以狼籍而故稱疎脫之謂乎。曰。如巨石當路。枯槎架險。可得聞乎。曰。非妍姿不足。體質猶存。有意剛方而終爲強項之謂乎。曰。如秋蛇纏物。春林落蕊。可得聞乎。曰。非骨氣相離。專事柔媚。存心紆緩。而終爲俗胎之謂乎。曰。又有脫易不收。輕瑣任意。全無紀律。隨手弊生。可得聞乎。曰。非失

於規矩。流於酬應。撓于世務。染于俗吏之謂乎。曰。善哉言乎。願請其詳。曰。書法之要。先別乎古今。今不逮古者。古人用質。而今人用妍。古人務虛。而今人務滿。質所以違時。妍所以趨俗。虛所以專精。滿所以自畫也。予弱冠知學書。留心越四紀。枕畔與行篋中。嘗置諸帖。時時摹倣。倍加思憶。寒暑不移。風雨無間。雖窮愁患難。莫不與諸帖俱。復嘗慨漢晉以迄有唐諸先正。已遠無從起而質問。間有所會。或亦茫然。所謂功力智巧。凜然不敢自許。大約聞之古人云。運用之方。

雖由已出。而規矩所在。必從古人。學規矩。則老不如少。思運用。則少不如老。老不如少者。期其可勉。少不如老者。愈老愈精。又要于竿頭進步時。得取勢。取致之妙。非勁利不能取勢。非使轉不能取致。若果于險絕處。復歸平正。雖平正時。亦能包險絕之趣。而勢與致。兩得之矣。故志學之士。必須到愁慘處。方能心悟。腕從言忘。意得功效。兼優性情。歸一而後成。書客退而書諸紳。射陵逸史曰。茲篇作問答語。間用筆陣圖。與書譜成句。非襲取也。不過假此。以為注疏。俾志學

之士。一見了然。豈不快歟。

湯惕菴曰。讀此文。深加體貼。學問功夫。次第與鍛鍊人品之法。總歸于剛柔合德。身世咸安。字字可作泛海指南。不止學書法而已。

論作字之始

伏羲一畫開天。發造化之機。而文字始立。自是有龍書。穗書。雲書。鳥書。蟲書。龜書。螺書。蝌蚪書。鐘鼎書。以至虎爪。蛟脚。蝦蟆子。皆取形而作書。古帝啓萌。倉頡肇體。嗣有六書。而書法乃備。史籀從此變而為大篆。李斯又變而為小篆。王次仲又變而為八分。程邈又

變而爲隸書。蔡邕又變而爲飛白。飛白者。隸書之捷也。隸書又八分之捷也。八分減小篆之半。小篆又減大篆之半。去古漸遠。書體漸真。故六義八體。旣行於世。而楷法於是乎生矣。

論楷書

蓋作楷先須令字內間架明稱。得其字形。再會以法。自然合度。然大小繁簡。長短廣狹。不得槩使平直。如算子狀。但能就其本體。盡其形勢。不拘拘於筆畫之間。而遏其意趣。使筆筆着力。字字異形。行行殊致。極

其自然。乃爲有法。仍須帶逸氣。令其蕭散。又須骨灑於中。筋不外露。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方是藏鋒。方令人有字外之想。如作大楷。結構貴密。否則懶散無神。若太密。恐涉於俗。作小楷。易於局促。務令開濶。有大字體。段易於局促者。病在把筆。苦緊。運腕不靈。則左右牽掣。把筆要在虛掌懸起。而轉動自活。若不空其手心。而意在筆後。徒得其點畫耳。非書也。總之習熟不拘成法。自然妙生。有唐以書法取人。故專務嚴整。極意歐顏。歐顏諸家。宜於朝廟誥勅。若論其常當法。

鍾王及虞書東方畫贊樂毅論曹娥碑洛神賦破邪論序為則他不必取也

凡作書要布置要神采布置本乎運心神采生於運筆真書固爾行體亦然蓋行書作於後漢劉德昇魏鍾繇亦善作行書所謂行者即真書之少縱略後簡易相間而行如雲行水流穠纖間出非真非草離方遁圓乃楷隸之捷也務須結字小疏映帶安雅勳力老健風骨灑落字雖不連而氣候相通墨縱有餘而

要生動要脫化會得斯旨當自悟耳

王青岩曰合真行草三論讀之從思入從悟出逢源之妙難以形求不測之至難以知喻幾幾乎得無所得忘無所忘與天遊與神化其實是苦心密諦啓迤來學卓爾躍如能者從之幸無負此老婆

哉

查伊璜曰作書不法古人猶兵家之無旌旗壁壘也何以克敵乎射陵作書全是老將用兵若胸中素無壁壘又安能瞭然於口與手乎

射陵向以此帙贈余。不知為何人攜去。余復索之于
 其小阮汝吉。汝吉未有以報。而射陵郵寄陳子定九
 中。適有此帙。定九轉以見示。余得之。不啻法寶。亟載
 入叢書中。以與世之工書者共欣賞焉。心齋居士題

跋

射陵向以此帙贈余。不知為何人攜去。余復索之于
 其小阮汝吉。汝吉未有以報。而射陵郵寄陳子定九
 中。適有此帙。定九轉以見示。余得之。不啻法寶。亟載
 入叢書中。以與世之工書者共欣賞焉。心齋居士題

入書中。以與世之工書者共賞。而亦未嘗封。實。而。其。小。刻。或。古。或。未。亦。以。雖。而。後。刻。雖。皆。刻。于。火。其。刻。向。以。北。神。韻。余。不。映。然。何。人。誰。去。余。亦。索。之。于。其。刻。向。以。北。神。韻。余。不。映。然。何。人。誰。去。余。亦。索。之。于。

焦山古鼎考題辭

遊焦山者莫不知有古鼎而皆不曉其始末問之山僧不知也問之士人不知也即考之郡乘亦未之詳也使非有新城兩王先生詩亦何由曉然于其所由來乎丙子秋宋大中丞以筠廊偶筆見贈余始得讀兩王先生古鼎詩丁丑夏偶過焦山求所謂古鼎者摩挲拂拭之次恨未攜王先生詩來第撫其銘字以歸求之博古圖而不得也越一年王先生以此帙郵余則并其圖與其銘咸在而程處士之釋文與林次

公之增訂莫不備具而後知鼎之出于權門而隱于僧寺者蓋欲待大人先生為表章之不欲安于枯寂已也昔蘇東坡作四菩薩閣記自度其不能守因以予僧僧之願以身守與盟于佛而以鬼守皆在不可必之數今此鼎雖歸僧寺焉知不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乎惟一讀王先生之詩則將憬然懼俯然思不敢步巖氏之後塵為將來之口實則是此二詩者殊勝于斧鉞之誅司寇之罰矣若僅以音節之純古引證之博與目之猶淺之乎視此詩已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三十六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焦山古鼎考

濟南王士祿西樵圖釋

侯官林 佶吉人增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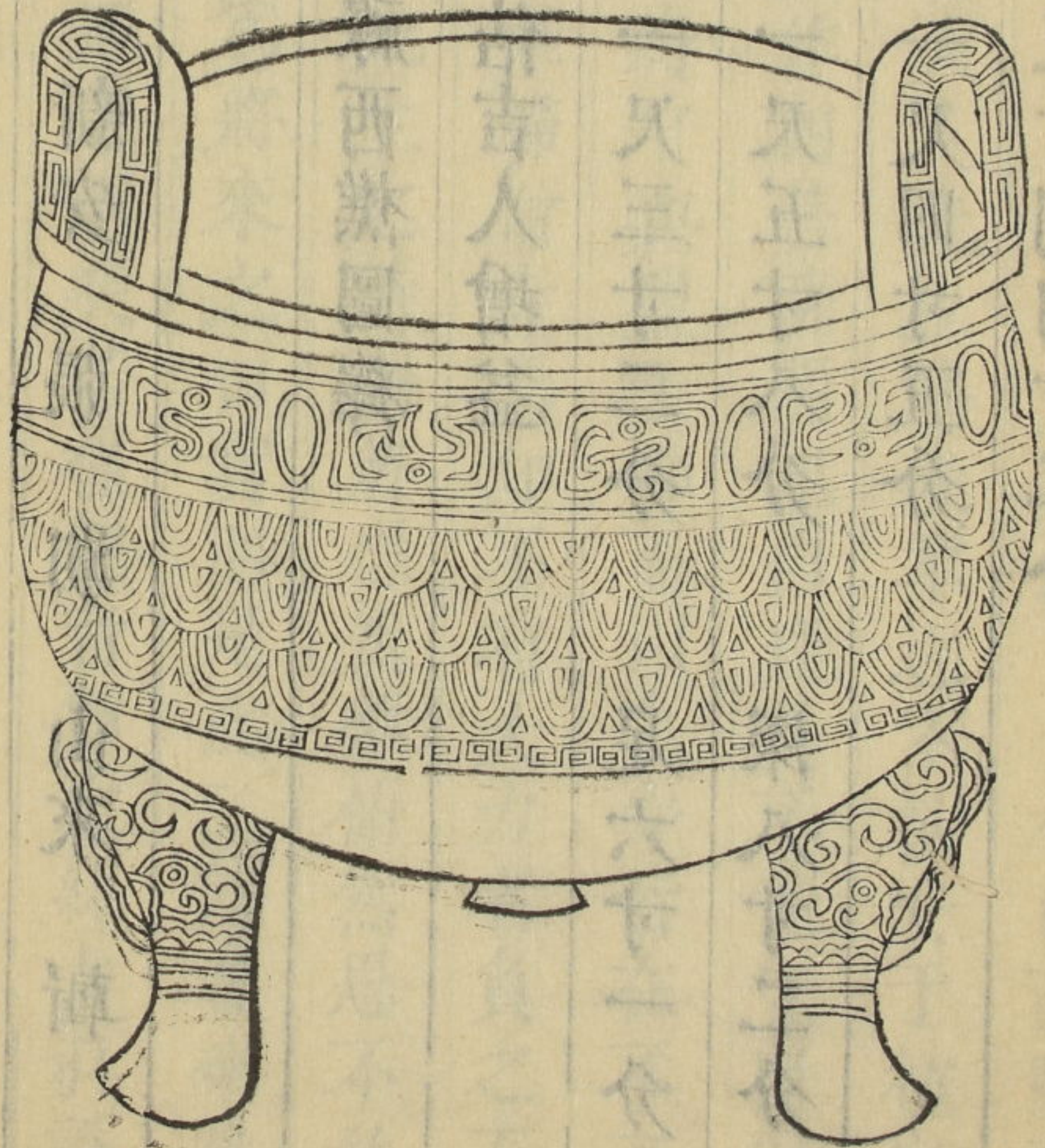
鼎高一尺三寸二分 足六寸一分

腹徑一尺五寸八分 深八寸二分

口徑一尺四寸五分

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

潮按博古圖所畫圓鼎兩耳俱偏向後但所見者向裏一面今此鼎耳外有回文不偏不倚若一前相合觀者亮之



子見之曰此器也
天子不祭香
會于
子見之曰此器也
天子不祭香
會于
子見之曰此器也
天子不祭香
會于

惟九月既望甲戌王及還于周

宓子于圖室治征司徒南中佑

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冊命

□惠曰官治司王側作

錫女元衣束帶戈珮戟編鞞

彤矢箠勒鑿旂世惠敢對揚

天子不顯敷休用作尊鼎用

享于烈考用周簠壽萬年

子孫永寶用

焦山古鼎歌有序

王士祿西樵

山有古鼎一高可二尺許腹有銘韓吏部如石為

鼎余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宐相枋國時某公

官於朝分宐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甌焉

鼎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公以甌出鼎

或作謂鼎不祥捨之焦山寺中郡乘山志皆載山有

周鼎一而不詳所自也作歌備掌故焉

海雲堂中暮相索古鼎照人光駿犖龍文獨許吾丘

知篆銘略辨周京作宛同石鼓出陳倉那數銅狄傳

西洛韓公摩挲指向余。曾入秦家格天閣。雲烟過眼已成虛。劍去珠還事堪愕。安陸飛龍亦英主。元修晚慕軒轅樂。一德何人曰相嵩。金鉉平只用青詞博。朝廷仍收養士報。楊沈蹇蹇如鷓鴣。鼎鑄有耳豈不聞。恥向迴風作秋籜。萼山先生廝養耳。紛紛冠蓋多酬酢。嵩家奴嚴年者士大夫多與往還呼為萼山先生當時不鄙趙師異。于今誰憐賈秋壑。從來鑄鼎戒饜饕。此物胡為亦遭攫。山頭尚有椒山詩。山頂有椒山先生過焦山訪唐應德詩石刻所云楊子懷人渡揚子者也三尺古碑墨光錯。隻字重於神禹金。猶向山林辟不

若老奴真欲愧歐陽。廿載鈴山空寂寞。史言嵩妻歐陽氏見嵩權益嘗謂嵩曰不記鈴山二十年清寂即嵩甚愧之培壘已拉水山摧。有鐵誰能鑄此錯。裴回三歎軒几旁。極目江天莽寥廓。

焦山古鼎詩三十四韻

王士正 阮亭

曉入枯木堂。怪禽驚翩翩。清露滴松杪。下見古鼎蹲。寶光耀昆吾。中有飛廉魂。上文為雷回。下文為雲紆。惺狀饕餮伏。兵氣蚩尤昏。辛壬與丁甲。世次迷夏殷。初疑周虎鼻。復惑虞雉敦。尊從不可辨。牛豕誰能論。瑰怪歷絲鼎。譎詭旅紀甌。蛟龍雜蝌蚪。五指不敢捫。

在昨想。鳳鼎識字驚。蜒蜿月黑鬼神泣。峽東波濤奔。籀書失趨趨。斯篆推窺軼。爰歷邁府令。凡將駭文園。史游久已歿。皇象不復存。甄豐與董道。抉剔窮本根。不遇博雅流。孰爲洗煩冤。諒比岐陽狩。或同泗水淪。山僧與道右。感激聲還吞。分空昔枋國。氣勢傾崑崙。斯鼎出京口。上燭光網緼。役使萬指衆。負戴千蹄健。大哉宗廟器。詎屑豪貴門。威力鎮禪窟。寂寞歸祗洹。午夜鳴鐘魚。清晝啼林猿。閱人恒沙劫。如彼蟲在禪。我昔訪焦仙。望氣矜不言。五年隔揚子。無酬思騰騫。

吾兄癖好古。八書探河源。三日松寥游。坐臥忘囂喧。扁列析螺書。卷尾搜蠹文。作爲奇偉辭。大海搏鵬鯤。春江壯風霆。響激雲濤渾。三歎繼高唱。海門上朝暉。嘗歎劉原父。李伯時。薛尚功。豐考功。諸前喆。不得同堂接席。當吾世。克以奉教于王司勳。王儀部。金友玉昆間。兩公絕韻閒。神從山窮水盡之天。爲古鼎寫照。古人膺錫命。貽後胤。銘之鑄之之不足。兩公凜然嗒然。微詞揚抑。鼎之義較著也。麀鳳龜龍。翹。鸞。饗。養。禹力湮變。周人取法。去古綦遠。苟非博

物儒宗。誰曾流覽及之。鼎之象。代以紛岐。故善愛鼎。必重申乎鼎之鑒誠。則明夫善說詩者。必探夫詩之大本乎。西樵先生。通身騷雅情。有獨淡萬物。理性溢洋咏吟。以鼎中書書中借文質。余爲定。誠強不知。亦不容已。勉釋字七十八。闕疑者七。疑似者八。蝕者二。縮楮爲圖。且和招遊詩百一十二字。紀跋其略。興言無當。真昔慙焦子。近媿兩公云。新安程邃

康熙己酉夏。子同玉叔兄。及華亭周廣菴。京口

譚長益允謙遊焦山宿海雲堂觀周鼎及宋真宗賜焦處士收楊文襄一清玉帶賦詩紀事勒石。陸鶴銘之傷。鼎之始末。詳王吏部西樵儀部阮亭兩詩中。商丘宋舉

嘗考唐元和。中進士劉師服。校書郎侯喜。與衡山道士軒轅彌明。爲石鼎聯句。生勁奇險。辭旨幽眇。南陽韓愈。爲敘其事。文情激宕。得其情狀。後世文章之士。無所學焉。而至。獨新城王氏之盛。甲於天下。銓部西樵公。儀部貽上公。詩人之冠冕。於今亾

比嘗遊焦山。觀所為古鼎者。雕螭刻篆。龍文九光。各為一詩紀之。其詩縱橫豪邁。辯若河瀉。且為之明本末。徵典廢。多骨鯁慷慨之音。期為有所省以垂萬世。又縮楮為圖。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二分。足可六寸一分。深可八寸二分。釋字七十八。闕字七。疑字八。蝕字二。其銘之文。雖不全。然隱約可讀。使後世之人。觀覽詩圖。不必登雙峰。三詔之間。而周鼎之源流。形似盡在其指掌中矣。吾不敏。

石鼎之在當時。有刻篆。否能釋其音義。否其淺深。大小長短。為圖與否。而愈之。文與師服侯喜。彌明之聯句。皆不及焉。其詩之深遜。兩公則有識者。皆得而見之。又毋問也。至於余文。雖不必與退之較。軒輊分優劣。兩公之詩。不可不有以敘之。以貞諸石。武鄉程康莊。

焦山古鼎。世傳本京口薦紳家物。時分宜為相國。心欲此鼎。因陷以罪。鼎遂歸分宜。分宜敗。鼎入江南人家。尋惡其不祥。捨于焦山佛寺。府志言焦山。

有周鼎一。驗之銘辭。王及於周云云。此鼎當在周之世矣。然亦衛孔悝之鼎之類也。孔悝鼎銘曰。六日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窮恤衛國。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古卿大夫論謨其祖考之勲勞慶賞而酌之祭器以成其名。觀此鼎銘之辭。蓋周卿大夫述其先德者也。而殘闕不可通曉。西樵先生繪

爲圖縱橫尺寸備矣。又序其初終。又著之歌。慨然得失廢興之際。三致意焉。阮亭先生賦詩繼之。阮亭先生以儒術緣飾吏治。每遇一丘一壑。低回瞻眺。而古人之所遺。探其索幽。不置。焦山古鼎賦詩如此。有典有則。庶幾泚泚詩之雅頌之餘音矣。涇陽雷士俊

古之祀典。有彝器。彝之爲言常也。頌者爲鐘。仰者爲鼎。鐘鼎固彝器之大者。左氏傳曰。諸侯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則撫之以彝器。此天子所以錫有

功也。然則焦山之所蓄，與二王子之所咏，殆卽其類。與予嘗論之，古器之與法書，名畫並重也。自宋代始，蓋當累世承平之後，朝廷無事，士大夫讀書好古，如歐陽永叔、劉原父者，爭以博雅相高。浴及政和、宣和之間，天子更勅禮樂，亦寢慕三代之法，物搜奇索幽，取而貯諸殿閣者，不可以數計。於是李伯時、黃長睿、薛尚功、趙德甫之屬，復相次而起，莫不規摹其款識，研窮其字畫，而諷咏其文章，繪之有圖，述之有譜。夫然後鐘鼎之器益見尚於世。

今二王子從登眺之暇，摩娑鑒賞，作爲詩歌以傳道之，不啻數百言。迹其風流好尚，其何減於前宋諸君子哉！抑予有感也。昔春秋桓公二年，書取郕大鼎於宋，說者曰：取者不當取也。又曰：得非其有之稱也。夫魯桓宋莊，其人皆孔子之所深惡，然則一賂一取其辱，此鼎也甚矣。此可謂鼎之不幸也。至於焦山所蓄者，雖嘗見汗嚴氏父子，然幸而得返其故，深自藏匿於窮巖絕壑，浮屠氏之精舍固不可以郕鼎者相提而語。辟諸山林隱遯之士，遭

罹患難而卒能潔身以自全。豈不尤為可尚也哉。予故并論之。若二王子之詩。雄偉奇麗。儼然子美退之復出。則有程通判雷山人之評。隲在長洲汪琬

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圍視腹而殺其七之一。耳高三寸。足倍之。有銘在其腹。其辭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於周。于圖室。司徒南仲右。惠立中庭。王呼史受冊命。惠曰。官司王側。作錫女元衣束帶。戈瑊戣。鞞彤矢。鑿鸞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水寶。用凡蝕二字。疑不能知者八字。此予之所釋也。與貽上原文稍異。汪琬又識。

右周鼎銘一。新城王吏部子辰見之。焦山佛寺中。俾程處士穆倩讀之。其文可辨識者七十有八字。存其疑者八字。不可識者七字。吏部為長歌述之。其第貽上和焉。而摹其文授予。三君者可謂好古之士矣。昔歐陽永叔得古器銘。必屬楊南仲釋其

字南仲之言曰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而蔡君謨亦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甚哉辨識之難也鼎銘詞曰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其人莫考曰王格于周曰司徒南仲殆周初器也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亦有之薛尚功釋爲立而楊氏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卽位爲公卽立則是銘曰立亦當作位穆倩定爲立從薛氏讀也古之勲在王室者旣受之冊歸必銘其器論譏其祖父

之德善功烈以明示後世如申伯名虎韓侯文侯錫子之盛詩書所載僅千百之一二而銘諸器者無窮蓋不特盃盃匡匡敦卣爲然舉凡鋒矛刀劍莫不有銘自秦銷金咸陽厲禁所至爲段冶改煎殆不可勝數世徒懲秦燔詩書之禍不知銷金爲禍之益烈也嗚乎三代之文自九經而外其得見于今者希矣顧神物顯晦或有時復出惜乎又委之荒山梵宇莫之愛惜徒令好古君子摩挲歎息之不已也鼎崇尺有三寸腹深八寸脣廣一尺四

寸其耳三寸。禮部語子云：秀水朱彝尊

維九月既望甲戌，王格于周廟，探于圖室，嗣徒南仲。右棘專賓立中廷，王呼史友，冊命棘專曰：官司司空，王道則民以錫汝元衣，束帶戈瑀，戟縞鞞，彤矢筮，勒鸞旂，棘專敢對揚天子丕顯睿休，用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寶。

省文 維佳格各仲中專呼乎命錫易汝女

元么鞞必彤舟鸞丕不休烈列

繁文 寶廟中則彌揚場場尊尊

殊文 廟辦探空加本作功帶中珮戟戠縞蘇

矢迄攸勒勅敢訛年平

異體同文 用周俱周嗣俱司棘俱棘

右鼎銘及此釋文，皆與公徐先生家藏子得之。其孫交之，庚午游吳，在丘南見宋牧仲先生筠廊隨筆所載新城二王公詩，因錄於冊，并萃堯峰詩竹垞先生跋語於後，而題者益多，將成巨觀矣。乙亥八月一日候官林佶。

周鼎藏焦山寺中，余生長江南，屢從京口問渡。

未一寓目焉。閩中林子吉人，乃能摹其文、手書
新城二王先生古詩，及堯峰汪鈍翁、長水朱竹
垞所爲記，裝潢成帙。余得而披覽之，如觀三代
法物，真可與吉日之題、岐陽之鼓、仲山甫之鼎，
並垂不朽。惜不令趙明誠、歐陽永叔見之也。然
古人博雅好古，精於六書之學，二王先生與堯
峰、長水之詩若文，足以信今傳後，可不謂鼎之
厚幸歟。吳江徐鉉

僕數過京口，牽于俗務，不得一登焦山，尋前賢

壺牛廬隱處，并問古鼎之大小款識，與瘞鶴銘
之墜江遺字，輒以爲憾。乙丑夏，從金陵舊家得
瘞鶴銘，已損十三字。舊搨曹秋岳侍郎程垢區
處士咸稱華陽真逸原蹟，是未經雷劈時所搨。
後華陰王山史徵君見之，不能釋手。僕因貽之。
山史老學好古，此銘可謂得所歸矣。茲遊三山，
聞林子同人吉人兄弟皆博雅君子，同人著有
昭陵墨蹟考，時作客皖江，惜未得見。吉人則書
畫局帙收藏甚富，且精意六書。吾友悔齋方伯

謂為篤學正人。宜與定交。因一再訪之。出示此
冊。不獨古文奇字。辨晰靡遺。且味其文義。研其
波瀾。瑰異樸雅。如寘身三代。法物之旁。令人神
氣肅穆矣。矧西樵阮亭兩先生之詩。鈍翁竹垞
兩太史之記。考論歎賞。備極感發。皆可與此銘
並垂不朽者乎。金陵吳晉

丁未二月雨中登焦山。側身萬仞危岩。下觀瘞
鶴銘泥沙污體。江濤打面。始得見之。已而入寺。
摩挲古鼎。復讀二王先生詩。碣時曹侍郅倦圃

翁方收古人金石文字。因託僧人搨其銘。而寄
之。丙子端陽前三日。晨過樸學齋。坐桐陰下。吉
人出示此本。頓還舊觀。回憶往事。已三十年矣。
為之慨然。吉人又以所藏甘泉宮瓦相示。古氣
渾朴。此日為不虛矣。祥符周在浚

潮會得焦山石刻古鼎釋文。與前所釋稍異。第
不知為何人所釋。內惟冊命作冊令似悞附錄于後。以俟

考訂

維九月既望甲戌王如于周丙子烝于圖室司

徒南仲佑世惠僉立中廷王呼史端冊令世惠
曰宣治佐王頗側弗作錫女元衣束帶戈珣戟
編鞞彤矢箠勒鑾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敬
休用作尊鼎享于口列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
永寶用

潮又按博古圖所載周伯碩父鼎其形制及腹
上之紋與此鼎無異即其尺寸亦不甚懸遠則
或以周尺與今尺之別惟口耳純素無紋及銘
文不同附載于後新安張朝

右高一尺六寸九分耳高四寸四分闊四寸八
分深九寸九分口徑一尺六寸八分腹徑一尺
七寸九分容九斗五合重一百二十斤八兩三
足銘五十字耳足皆素純緣之外飾以蟠夔腹
間比以鱗紋銘曰惟六年

云

跋

余讀古鼎歌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當分宜得此鼎時必且盛供張召賓客相與鑒賞而品題之其能爲詩文者必且形之歌咏作爲文章以稱道而贊美之今幸皆不傳于世使當日之詩文具在有不因分宜而永遭詬病者乎今讀此兩詩可以識盛衰焉可以昭法戒焉可以知趨避焉真足與此鼎共垂不朽不僅爲博古家備考訂而已也心齋張湖

不勤為古來尚者而山必公齊則
以韻越無書何以映歐紙書真且與此鼎其垂不殊
空而承數兩歲皆平今實此兩情何以滿盤寒馬
之今幸皆不轉于世對當日之情文具亦存不因
為荷文書必且派之漸派非為文章以辭義而替美
無和必且益熱語台寶容琳與墨貴而品讀之其道
余能古鼎烟不禁凱然而漢少日銀平當會空將也

戒賭文題辭

風俗之弊莫甚于賭。有以三子賭者。有以六骰賭者。
有以打虎賭者。有以馬弔賭者。其所以為賭者不同。
而其賭則一也。數者之中。在輿僮賤隸。則三子打虎。
為盛。在士大夫。則馬弔居多。晨夕過從。既不能講貫。
德業裨益身心。復不喜談說詩文。增長學問。勢不得。
不出于馬弔之一途。庶足娛賓朋而消歲月。獨不思。
人生幾何。其能堪此。弃擲乎哉。近年以來。工巧百出。
有力之家。挈監奴數輩。某為百子。某為某極。有其牌。

者。卽立其人之後。主人不待揣摩。已知他人所有之
爲何種矣。余素不解此。每同人醺集時。羣賢角技。余
獨一人向隅。覺滿座亦竟無不樂者。余未嘗不以迂
拙自媿。及讀悔菴先生戒賭文。則知先輩中固久已
深惡而痛絕之矣。噫。馬弔之法。創自弇州。在當日。文
人遊戲。未嘗不佳。而其流弊一至于此。殆如子思之
後。變爲李斯。其可以子孫之不肖。遂咎及先人耶。夫
世之溺于賭者。第未識其利害耳。今得此文讀之。其
不悔悟而思之者。其人亦可知已。心齋張潮譏。

昭代叢書卷三十六

新安會張潮山來輯

武林口卓天寅火傳校

戒賭文

古吳尤侗展成著

天下之惡莫過于賭。牧猪奴戲。陶公所怒。一擲百萬。
劉毅何苦。今有甚焉。打馬鬪虎。羣居終日。一班水滸。
勢如劫盜。術比貪賈。口哆目張。足踏手舞。敗固索然。
勝亦何取。約有三費。未可枚舉。旣卜其晝。又卜其夜。

寢。尚。未。遑。食。且。無。暇。不。見。日。斜。寧。聞。漏。下。謹。呶。碎。寒。
袒。跣。消。夏。賓。客。長。辭。琴。書。都。罷。是。曰。費。時。寸。陰。難。借。
三。人。合。力。以。攻。一。楛。兵。不。厭。詐。敵。必。用。強。殺。機。潛。伏。
詭。計。淡。藏。左。顧。右。盼。千。思。萬。量。精。神。恍。忽。而。目。焦。黃。
是。曰。費。心。終。必。病。狂。一。文。半。文。千。貫。萬。貫。錙。銖。必。較。
泥。沙。無。算。贏。乃。借。籌。負。或。書。券。家。棄。田。園。祖。遺。寶。玩。
慳。者。不。吝。貪。者。不。倦。是。曰。費。財。困。窮。立。見。始。作。俑。者。
公。卿。大。夫。退。朝。休。沐。讌。會。相。娛。點。籌。狎。客。秉。燭。監。奴。
間。同。姬。妾。角。技。鬻。能。平。章。重。事。豈。在。是。乎。亦。有。饑。生。

厭。薄。章。句。博。奕。猶。賢。詩。書。沒。趣。引。類。呼。朋。攤。錢。爭。注。
赤。脚。無。成。白。頭。不。遇。文。鬼。誰。憐。牌。神。莫。助。富。人。長。者。
公。子。王。孫。珠。玉。滿。室。車。馬。盈。門。呼。盧。白。日。喝。采。黃。昏。
千。金。忽。散。一。畝。無。存。墻。間。乞。食。泉。下。埋。魂。至。如。商。旅。
間。關。萬。里。競。利。錐。刀。窺。窬。倍。蕞。火。伴。誘。人。牙。行。弄。鬼。
囊。破。吳。山。身。漂。越。水。夢。斷。嬌。妻。饑。啼。稚。子。其。下。市。人。
肩。挑。步。販。體。少。完。衣。廚。無。宿。飯。脫。帽。遶。牀。投。馬。翻。案。
登。塲。醉。飽。出。門。逃。竄。賣。兒。鬻。女。盡。供。撒。漫。最。恨。奴。僕。
全。無。心。肝。煖。衣。飽。食。游。手。好。閒。酒。肴。偷。釀。房。戶。牢。關。

忙中作耍。背後藏奸。狐羣狗黨。非賭不歡。故賭雖百族惡實一類。天理已絕。人事復廢。蓋以大滅小者不仁。以私害公者不義。式號式呼者無禮。僥得僥失者非智。分無貴賤。四座定位。上攀縉紳。下接皂隸。齒無尊卑。一家弗忌。父子摩肩。弟兄紵臂。閒無內外。男女雜次。繡閣拋妻。青樓挾妓。交無親疎。惟利是視。陌路綢繆。故人睚眦。四端喪矣。五倫亾矣。身家蕩矣。子孫殃矣。賭必近盜。對面作賊。戰勝探囊。圖窮鑿壁。賭必誨淫。聚散昏黑。艷婦絕纓。變童薦席。賭必釁殺。弱肉

強食。老拳毒手。性命相遺。刑之刑之。人虛無益。今有貪夫開肆。抽頭創立。規則供給。珍羞如張羅網。鳥雀來投。螭蚌相持。漁利兼收。更有險人合成毒藥。躡足附耳。暗通線索。彼昏不知。束手就縛。旁觀咨嗟。當句笑樂。人之過也。必藉箴規。惟耽賭癖。陽奉陰違。父師呵叱。妻孥涕洟。勇足拒諫。巧能飾非。貧而無怨。死且不辭。及至悔悟。靡有子遺。嗚呼哀哉。誰爲爲之。吾聞此風明末最盛。日闖日獻。又曰大順流賊作亂。其名皆應相公馬弔百老阮姓南渡亾國不祥先讖。

聊作叢書 卷三十六

壽未啖苦葷茹不以味欲廉否

世元三費真世中要善之旨也

上慈神各與韻人往而欲信

無不慈者不可無類其類

深而富嚴真令人至畏

人真齊破長之不掛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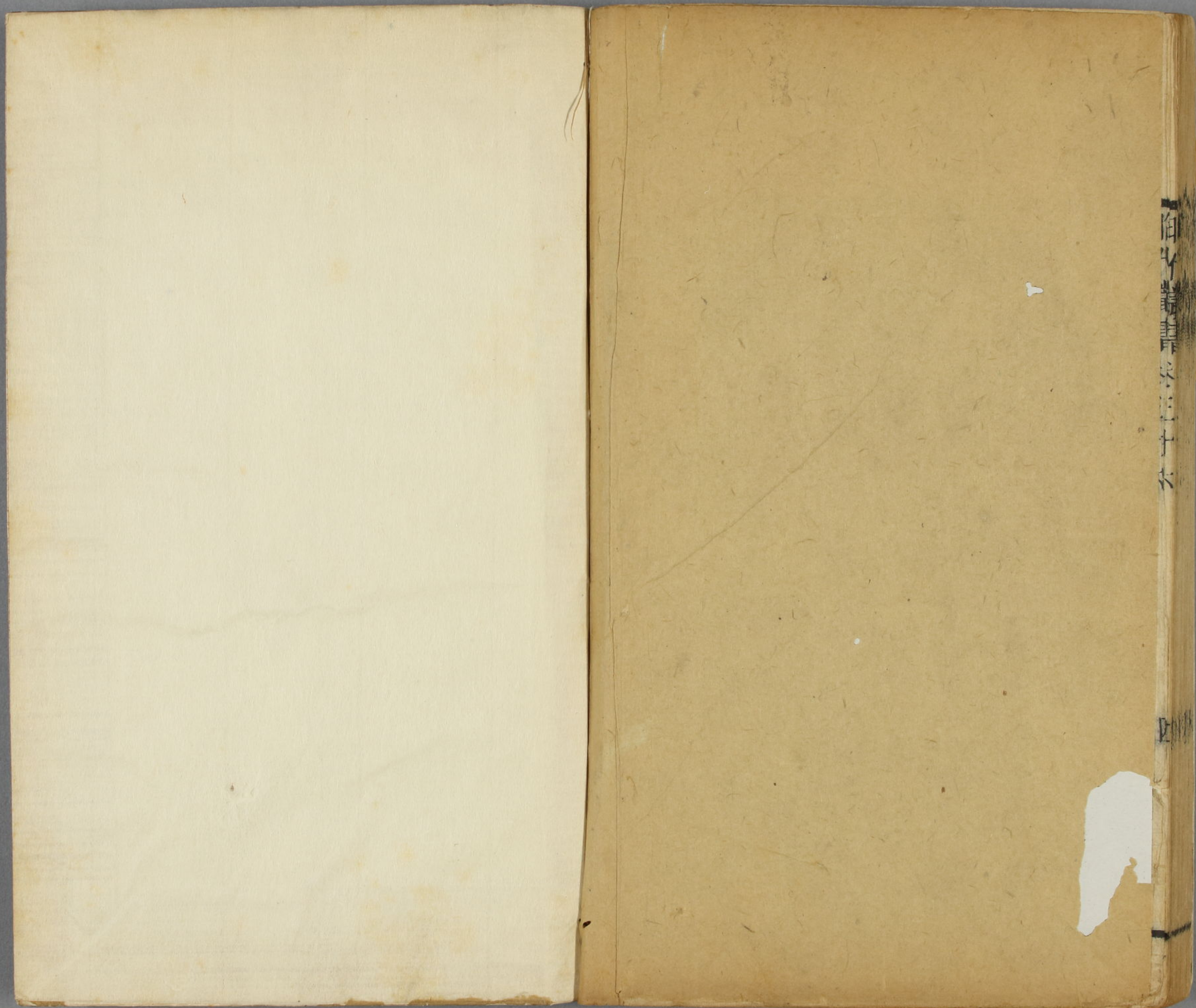
總計無不類破土三亭

臨上李蓋徐卦無執地

不節官以紳給姑車

以

四



陶子書卷三十六

三

